趙孟頫畫時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頌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入道篇第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欣猒部

鬚髮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道俗形乖淨染殊趣由善惡不等報應不均欲覩仁義盛德之風當尋禮儀玄軌之範而能割愛辭親棄榮勢位節食滋味蔬飡苦行鹿服蓋形不顧飾玩隨用安身不存名利抑遏三毒制止八音三千威儀五百戒相動靜合宜皆有法式八萬修多十二部別敷演授機隨時利物可謂人天之揩摸入道之舟航者也

欣猒部第二

如文殊問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諸功德不與出家心等何以故住家者無量過患故出家者無量功德故住家有障礙出家者無障礙住家者行諸惡法出家者離諸惡法住家者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垢處住家者

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

行諸惡法出家者離諸惡法住家者
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垢處住家者

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
隨愚人法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
不得正命出家者得其正命住家者
是憂悲惱處出家者是歡喜處住
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解脫處住
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
家者有貪利樂出家者無貪利苦住
家者是憒丙處出家者是寂靜處住
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高勝處住
家者爲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
住家者常爲他人出家者常爲自身
住家者以苦爲樂出家者出離爲樂
住家者增長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
住家者成就小法出家者成就大法
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有法用住家
者爲三乘毀訾出家者爲三乘稱歎
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住家
者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
者多放逸出家者無放逸住家者爲
人僕使出家者爲僕使主住家者是
黑暗處出家者是光明處住家者增
長憍慢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
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諂曲

出家者心質直住家者常有憂苦出
家者常懷喜樂住家者是欺誑法出

長憍慢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
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諂曲

出家者心質直住家者常有憂苦出
家者常懷喜樂住家者是欺誑法出
家者是眞實法住家者多散亂出家
者無散亂住家者是流轉處出家者
非流轉處住家者如毒藥出家者如
甘露住家者失內思惟出家者得內
思惟住家者無歸依處出家者有歸
依處住家者多有瞋恚出家者多行
慈悲住家者有重擔出家者捨重擔
住家者有罪過出家者無罪過住家
者流轉生死出家者有其齊限住家
者以財物爲寶出家者以功德爲寶住
家者隨流生死出家者逆流生死住
家者是煩惱大海出家者是大舟航
住家者爲纏所縛出家者離於纏縛
住家者爲國王敎誡出家者爲佛法
敎誡住家者伴侶易得出家者伴侶
難得住家者傷害爲勝出家者攝受
爲勝住家者增長煩惱出家者出離
煩惱住家者如刺林出家者出刺林
文殊師利若我毀訾住家讚歎出家
言滿虛空說猶無盡此謂住家過患
出家功德

又涅槃經云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
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

言滿虛空說猶無盡此謂住家過患

出家功德

又涅槃經云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在家之人內則憂念妻兒外則王役驅馳若富貴高勝則放逸縱情貧苦下賤則飢寒失志公私擾擾晝夜孜孜衆務牽纏何暇修道又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之人多諸煩惱父母妻子恩愛所繫常思財色貪求無猒得時守護多諸憂慮流轉六趣違離佛法當作怨家惡知識想應猒家活生出家心無有在家修集無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無上道在家塵汙出家妙好在家繫縛出家解脫在家多苦出家快樂在家下賤出家尊貴在家奴僕出家為主在家由人出家自在在家多憂出家無憂在家重擔出家捨擔在家忽務出家閑靜又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譬四天下滿中羅漢百歲供養不如有人為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緣經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又僧祇律云以一日夜出家修梵行者離

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緣經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又僧祇律云以一日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六千六十歲三塗苦又出家功德經云若為出家苦作留礙抑制此人即斷佛種諸惡集身猶如大海現得癩病死入黑闇地獄無有出期又迦葉經云尒時大王太子聞出家功德甚深並皆發心出家已四天下中無一衆生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彼諸衆生既出家已不須種殖其地自然生諸粇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又佛藏經云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有所須者如來白豪相中一分供諸未代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

又賢愚經云如百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雖無量猶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廣大

鬚髮部第三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尚二是闍梨諸法如律薩婆多論云若先請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亦得十戒若聞知死受戒得成闍梨應同又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尚
二是闍梨諸法如律薩婆多論云若先請
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亦得十
戒若聞知死受戒得成闍梨應同又
清信士度人經云若欲鬚髮先於落
髮處香湯灑地周圓七尺內四角懸
幡安一高座擬出家者坐後復施二
勝座擬二師坐欲出家者著本俗服
拜辭父母尊親等訖口說偈云
流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脫
棄恩入無為　眞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
香湯洗浴除白衣氣度人經云雖著
出家衣只得著泥洹僧及僧祇支未
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來至和尚前
胡跪和尚應生兒想不得生惡賤心
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尊重供養和尚
為種種說法誡勗其心已來向闍梨
前坐善見論云以香湯灌頂上說偈
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教禮十方佛竟復說偈讚
云
歸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為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梨乃為鬚髮

歸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爲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梨乃爲鬚髮度人經云爲鬚髮時傍人爲誦出家唄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棄家入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鬚髮時當頂留五三髮來至和尚前胡跪和尚問言今爲汝除去頂髮許不荅言好然後和尚爲著袈裟當正著時依善見論復說偈讚云

大哉解脫服　無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廣度諸衆生

依度人經云既著袈裟已禮佛行道道俗從後繞三匝已復自說偈生慶荷意云

遇哉值佛者　何人誰不喜

福願與時會　我今獲法利

行道匝已又禮大衆及二師竟然後在下行坐受六親拜荷出家離俗意心懷歡喜父母諸親皆爲作禮悅其道意應中前鬚髮最好令及得齋依毗尼母論云鬚髮著袈裟已然後和尚爲受三歸五戒等自外法用不可具述臨時斟酌生善彌勝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顏貌如是應當在俗何故出家女人荅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猒惡婬欲今故出家我在家時以端正故早蒙處分早生男兒兒遂長大端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似病者我即問兒病之由狀兒不肯道爲問不止兒不獲已而語母言我正不道恐命不全止欲具述無顏之甚即語母言我欲得母以私情欲以不得故是以病耳母即語言自古已來何有此事復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理以存兒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兒將上牀地即礙裂我子即時生身陷入我即驚怖以手挽兒捉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是故出家

又智度論云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愆罪罪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當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

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感美持戒爲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破

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當
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

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盛
美持戒爲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破
戒便破但出家問言破戒當墮地獄
云何可破荅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
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比丘
尼言我自憶念本宿世時作戲女著
種種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
衣以爲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
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
破禁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
已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羅漢道
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在祇
桓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
丘佛勑阿難與鬚頭著法衣醉酒既
醒驚怖已身忽爲比丘即便走去諸
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
丘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
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
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
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故白衣雖有
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陁羨
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

曰有相端正少雙兼有德行王甚愛
敬時彼國法諸爲王者不自撑琴今

又雜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陁羞
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

曰有相端正少雙兼有德行王甚愛
敬時彼國法諸爲王者不自撑琴令
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
寵遣王撑琴自起爲儛初舉手時王
素善相覩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
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
人白王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撑
琴自起爲儛用爲歡樂有何不適捨
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荅慇懃不
已王以實荅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即
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
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王
聽許王愛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
當聽汝去不相免意遂至六日王語
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
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
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即於其日
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旦即便
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憶本誓故
來詣王所光明熾盛徧照王宮時王
問言汝爲是誰天即荅言我是王婦
有相夫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坐天荅
之言我今觀王臭穢叵近但以先誓

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
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家一日

有相夫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坐天苦之言我今觀王身八穢叵近但以先誓

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直一閻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故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嚴身　不如鴻鶴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兄弟二人居勢富貴資財無量父母終亡無所依仰雖為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議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常嫌恨之共為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與汝衣財寶耶家轉貧困財物日耗人所蚩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為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為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猶明冥是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樂苦惱之偽豈知苦辛其弟含恚顰頭

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以財為貴吾好經道以慧為珍今欲

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眞卿今所樂
苦惱之偽豈知苦辛其弟含恚顒頭

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
以財爲貴吾好經道以慧爲珍今欲
捨家歸命福田討命寄世忽若飛塵
無常卒至爲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
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
兄則去家作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
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言瞋
恚更盛弟貪家業未曾爲法其後壽
終墮於牛中肥盛甚大賈客買取載
鹽販之往還數週牛遂羸頓不能復
前上阪困頓躃臥不起賈人檛打搖
頭纔動時兄游行飛在虛空遙見其
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爲所在而
自投身墮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本
命即自識知淚出自責由行不善慳
貪嫉妒不信佛法輕慢聖衆不信兄
語觝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
當何逮兄知心念愴然哀傷即爲牛
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以施與即
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
時其命終盡得生忉利天時衆賈客
各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識
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

棄所珍翫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
得道如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人

各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識
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

棄所珍翫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
得道由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人
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
又付法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闇夜多
將諸弟子詣德叉尸羅城到其城已
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烏欣然微
笑弟子白師願說因緣尊者荅我初
至城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飢急語我
我母入城為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
百歲飢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
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始入
城便見彼母具說子意鬼母荅我吾
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能得一人涎唾
諸鬼奪我今值一人遇得少唾欲持
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
畏不敢出唯願尊者送我出城我即
將出今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
鬼荅我言吾見此城七返成壞我聞
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
時彼烏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
出世號毗婆尸我於尒時為長者子
欲得出家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母
不聽强為娉妻既得妻已復求出家

父母語我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
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復欲去

欲得出家是時出家必得羅漢父母不聽强爲娉妻既得妻已復求出家

父母語我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復欲去父母教兒求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誰見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我時見已起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爲汝故不復出家由彼兒故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烏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處生死是以微笑以是因緣若復有人障他出家此人罪報常在惡道受極苦痛無得解脫惡道罪畢若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若見有人欲出家者應勤方便勸佐令成勿作留難

又出家功德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羅羨那與諸婇女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佛聞樂音語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受樂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王爲北天王

毗沙門子與諸婇女受五欲樂極天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爲帝釋子

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
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王爲北天王

毗沙門子與諸婇女受五欲樂極天
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爲帝釋子
壽天千歲次生燄摩復爲王子壽二
千歲後生兜率亦爲王子壽四千歲
次生化樂爲天王子壽八千歲化樂
壽盡復生第六他化自在爲天王子
與諸婇女所受五欲於下最勝盡天
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
往來七返而無中夭一日出家滿二
十刼不憎惡道常生天上受福自然
最後人中生富樂家財寶具足壯年
已過臨老猒世出家修道成辟支佛
名毗流帝梨廣度天人不可限量以
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爲
喻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一
百歲中盡心供養四事無乏乃至涅
槃各爲起塔華香瓔珞種種供養所
得功德不如有人爲求涅槃一日一
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
家之法眞可尊貴不得以少財色貪
著俗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
中本起經云提婆達多（唐云天熱以其生時人天等衆心皆驚熱因以爲號）

又無性攝論云提婆者（唐云天授亦云天與謂從天乞得故云天授也）

中本起經云提婆達多（唐云天熱以其生時人天葬衆心皆驚熱因以為名焉）

又無性攝論云提婆者（唐云天授亦云天與謂從天乞得故云天授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提婆達白佛言願聽在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慧施夫為沙門實為不易復再三白佛復告不宜出家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懷嫉妒心我今宜自鬬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語為提婆後犯五逆罪惡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風起生繞提婆身為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無佛然不究竟便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在地獄中為經幾時佛言經於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見提婆達慰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間音響目連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彼人目連如屈申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命曰提婆達獄卒曰此閻浮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

佛叔父兒提婆達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

曰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

佛叔父兒提婆達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寤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此目連曰如來記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臥阿鼻獄中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報以熱鐵輪鑠我身壞復以鐵杵吹咀我形有黑暴象蹈蹋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日袈裟化為銅鏁極為熾盛今寄頭面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足還世尊所又智度論云提婆達弟子名俱迦離謗舍利弗及目捷連命終墮蓮華地獄中又本起經名衢和離

又報恩經云提婆達多過去久遠不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滅度後於像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中尒時比丘常患蟣蝨而作約言我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住其蝨如法於後一時有土蚤來至蝨邊問言汝云何身體肌肉肥盛蝨言我所依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欲

法於後一時有土蚤來至蟲邊問言汝
云何身體肌肉肥盛蟲言我所依主

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
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欲
修習其法蟲言能尒隨意尒時比丘
尋便坐禪尒時土蚤聞血肉香即便
食啖尒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便脫衣
以火燒之佛言尒時坐禪比丘者今
迦葉是尒時土蚤者今提婆達多是
尒時蟲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爲利
養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爲
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
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
不盡
又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衞國入
城乞食到弟孫陁羅難陁舍會值難
陁與婦作莊香塗眉間聞佛門中欲
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
上莊未乾須便入來難陁即出見佛
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爲取
過與阿難亦不爲取阿難語言汝從
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佛至
足拘屢精舍佛即勑鬚髮師與難陁
鬚髮難陁不肯怒拳而語鬚髮人言
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可鬚其髮

耶佛問鬚髮者何以不鬚答言畏故
不敢爲鬚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陁

鬚髮難陁不肯怒拳而語鬚髮人言
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可鬚其髮

耶佛問鬚髮者何以不鬚荅言畏故
不敢為鬚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陁
畏故不敢不鬚雖得鬚髮常欲還家
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當守
房而自歡喜今眞得便可還家去待
佛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
後作是念言當為汲水令滿澡瓶然
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復
翻如是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
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但
著瓶屋中而去適即閉門適一扇閉
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
是念俱不可閉且置而去縱使失諸
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可償之即出
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
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從異道來
遙見佛來至大樹後藏樹神舉樹在
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陁將還精
舍而問之言汝念婦耶荅言實尒即
將難陁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陁汝
婦端正不荅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
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陁利面首端
正何如此獼猴耶難陁懊惱便作念

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
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

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陁利面首端
正何如此獼猴耶難陁懊惱便作念

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
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
上徧諸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
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有五百
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
往問難陁往問諸宮殿中盡有天子
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耶諸女荅言閻
浮提內佛弟難陁佛逼使出家以出
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為我天
子難陁荅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
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人天路
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
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
難陁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陁荅言
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
難陁還閻浮提難陁為欲生天故勤
加持戒阿難尒時為說偈言

譬如羯羊鬬　將前而更却
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陁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
煑人惟見一鑊炊沸空停怪其所以
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獄卒
言諸鑊盡皆煑治罪人此鑊何故空

無所煑荅言閻浮提內有如來弟子
名為難陁以出家功德當得生天以

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獄卒言諸鑊盡皆煑治罪人此鑊何故空

無所煑荅言閻浮提內有如來弟子名爲難陁以出家功德當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墮此地獄是故我今吹鑊而待難陁難陁聞已恐怖畏獄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陁南無佛陁唯願將我攡護還至閻浮提內佛語難陁汝能勤持戒脩汝天福不難陁荅言不用生天今唯願我不墮此獄佛爲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尒其事云何請爲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婬女端正殊妙尒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侯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婬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勑婬女汝之姿態所有伎好悉具足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

遣時迦尸王即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荅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

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
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

遣時迦尸王即遣婦還大祀已訖遣
使還索荅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
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惑
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
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
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
猴諸獼猴衆皆共瞋呵責此雌獼猴
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
獼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
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牆不
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
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
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
歸王語之言今汝獼猴破亂我國那
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荅
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
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
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婬女我今無婦
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万姓視汝而
活爲一婬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
知婬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
執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爲不
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

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
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爲可惡

執熾炸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爲不
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

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
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爲可惡
如廁生華欲如疥痒而向於火搔之
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謂爲
有味脣齒破盡不知猒足欲如渴人
飲於鹹水逾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
競逐欲如魚戰貪味至死其患甚大
尒時獼猴王者我身是也尒時王者
難陁是也尒時姪女者孫陁利是也
我於尒時欲染泥中拔出難陁令亦
拔其生死之苦
未曾有經羅睺羅年至九歲出家
爲沙彌王勑豪族諸公王子五十人
隨逐羅睺悉共出家舍利弗爲和尚
大目揵連作阿闍梨與授十戒羅睺
母耶輸陁羅爲太子婦未滿三年即
捨出家自餘弟子事廣繁多不可具述且逐要略跡三五也沙彌者耶
舍傳云隨云勞之小者以修道爲勞也又翻息慈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万物也
又創染佛法俗情猶存須息惡行慈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姓
出家者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
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
海皆從阿耨泉出又彌沙塞律云汝等

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
沙門者息惡也又長阿含經云彌勒出世諸比

以然者生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海皆從阿耨泉出又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沙門者息惡也又長阿含經云彌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等亦皆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為釋子彌勒者姓也此云慈氏也觀大覺俯應跡均俗典所以苗裔繼哲姻婭重疊並緣發曠劫故能翼讚靈化又四河入濵俱名為海四族歸道並號曰釋可謂揔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

頌曰

宿祐因熟　今蒙出度　弃俗遺塵
超然欣悟　慧在恬虛　妙不以數
感時會道　絶羈纏務　精勤慕學
服茲甘露　功業弗墜　感聖嘉護
肅肅靈儀　依依神步　彼我無他
法侶相遇

感應緣 略引五驗

宋沙門智嚴　宋沙門求那跋摩
宋沙門居曇輝　宋居士趙習
宋東宮侖二女

宋京師枳園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游歷西國諮受禪法博通經論罕所希類還於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寶雲等譯出不受別請分

南山寶道化靈感幽顯感服有見鬼

諮受禪法博通經論罕所希類還於
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

四年乃共寶雲等譯出不受別請分
衛自資道化靈感幽顯咸服有見鬼
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云嚴公
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
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
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常
見鬼來呼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
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嚴既進
為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
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游
方更無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叙故
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
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
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禪觀
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諸
諸明達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
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
勒彌勒荅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
至罽賓無疾而死時年七十有八彼
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
實行未辯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
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
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

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
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

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宋京師祇桓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是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機辯雋達深有大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敢迫以身拘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脩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形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不敢戒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翕之命然後方為普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

乃勅住祇桓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在高僧傳並

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眞
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
乃勅住祇桓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
莫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在高僧傳並
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
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
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
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
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
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
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
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
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
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
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席
唯跋摩所坐花來更鮮衆咸崇以聖
禮夏竟還祇桓其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食未畢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
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後即
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
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
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丈許起於屍
側直上衝天莫能銘者以香薪闍維
香油灌之五色焰起氤氳麗空四部
群集哀聲慟天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又

驗出梁高僧傳錄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

香油灌之五色焰起盈盈麗空四部
群集哀聲慟天悲泣望斷不能自勝

驗出梁高僧傳錄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曰玉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曾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曇良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尼以輝禪既有分欲勸化令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聞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弃除纖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見并召綱佐及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歎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致廣陵寺

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為衛軍府佐疾病經時憂必不濟常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屋

梁上以小裹物及剃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

佐疾病經時憂必不濟常至心歸佛
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屋

梁上以小裹物及剃刀授習云服此
藥用此刀病必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
焉登即服藥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
八十乃亾

宋元嘉元年東宮命二女姊十歲妹
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
月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
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
國語誦經梵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
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田作人見
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神鬼經月乃
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
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緣為我弟
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法
緣小曰法綠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
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
禮誦每現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
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簡
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等皆迎敬異云

右此三驗出冥祥記